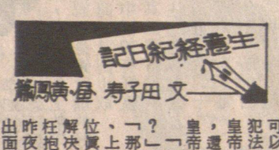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：皇后碼頭正是天門

波姬告訴公司同事：「要看英女王同愛丁堡爵，最好是皇后碼頭登岸，歡迎大體時，好多人在第一次女王東巡時，就是這樣看到的，我是媽媽抱在手上看的。」無意中聽到後，立刻叫波姬——「你帮個忙，告訴博士，他太太和孩子最穩當是由他陪着，早一點到皇后碼頭去霸位——霸警方允許臣民瞻仰聖容的位！」波姬立刻叫電話，並且告知博士：「還可以遠遠照相。照相，遠遠觀見鳳顏，都不犯法！」我大笑，問她：「中國有過真正女皇帝——唐朝則天皇帝武后，記得不稱鳳顏，還是龍顏。慈禧不過是太后當政，還是有皇帝，表面上非尊不可以。」

「那她爲什麼接受光緒皇帝朝朝向她跪安？」波姬雖學不錯，我告知她：「那是跪母親，皇帝對祖先父母、上天，是下跪的。中國史只一位眞的女皇帝，便是武則天。」解決了一個問題，總算孫太太不枉抱了兒子由台飛來香港接駕！昨夜同小周商量好，由她同小袁出面，體拜三日馬跑完女王盃後，請孫太太母子一次正式廣東一流粵席。台北什麼菜都過得去，只有廣東菜至今搞不好。鮑魚只知用罐頭墨西哥鮑，眞笑死人。「女王盃那天我買場外，你反正不歡喜入場，由小二同朵娜去陪女王好了！孫博士一定非陪小翠不可，隔一天，體拜五人家同台北了。我細聲問小周：「前晚第一晚，老孫在酒店陪太太睡？昨晚呢？你可知道？」



「昨晚還是在酒店，是孫太告訴我的。」小周笑道：「小翠聽警生的話，三個月身子以後，就分了房——至少分了床。現在七個月，碰都不能碰，一碰胎氣動了，小產，大小兩案命！所以小翠叫老孫這幾天陪太太。」

「倒合情理，本來麼，老孫已經半年不知肉味了，可憐，當了和尚！」我同情老孫，實在理應陪太太，敦正倫！昨晚小袁大姨媽來了，我只同小周過到天未明，五點半回到家。小二帶常早上大點七點，便來電話查人。

這次俱樂部再來一次，「合股公司」，每一會員仍是五百元股，原則是：「神仙也要拖」，我提議：「不可用一定贏馬胆，近來凡是第一二門都死火。至少用下列方式：熱拖冷，或二冷一中熱成三角。我預測：「可能有三場出冷Q，分四百、六百、過千，就和味了。拖便本錢大，但無大命，也無大利。論百，遭利也值得了。波姬接受了孫太太一股。

一七六：奮勇拼搏

麥仔曰：「佢有佢，你有你，有機會就要入去KO佢！」

杜德曰：「我驚住激嬲佢，反而會畀佢KO，打到不麥仔曰：「不會，你放胆入嘞，我地要睇KO鏈頭也！」

杜德曰：「佢好精，好快，風一樣。」

麥仔曰：「也你對自己失去信心耶？」

杜德曰：「又唔係，但佢眞係好嘢。」

麥仔曰：「你高過佢，重過佢，坦克車咁撞入去，抽佢幾嘢，佢一定瞓。」

杜德曰：「我試過，唔得。」

麥仔愕然，曰：「點解？」

杜德曰：「佢好似預知我拳脚攻擊方位，多數畀佢截住。」

麥仔曰：「即使咁亦有所謂，你氣力夠不夠？」

杜德曰：「夠。」

麥仔曰：「咁就攞點數亦好，總之不可放鬆無法得手。

一輪急攻，有機會就KO佢。」

杜德曰：「我會再試，希望KO佢。」

麥仔知道，要杜德KO病君，難於登天，但怕佢失去鬥志，打到不三不四，唯有鼓勵佢，希望佢抓緊機會，有得入就入。

最後一個回合，杜德出盡全力，頻頻反撲。病君技藝高强，橋若游龍，杜德拳脚對佢毫無效用。

四座觀衆，見杜德奮勇拼搏，始終鼓掌呼喝支持。

病君或者要顯示拳藝高超，頻出手，一二三四，係咁飛快地在杜德額上點幾點，而且永不落空，無異贈示話有本事打你就打你，不過放你一馬，用拳套咀點下你嗜。

病君往往在杜德拳脚交加之際，忽然欺身直入，係咁意，點幾點又驀然後退。

觀衆見佢技藝高超，亦大叫好嘢。

杜德奮勇拼搏，始終無法得手。

一七六：質問何以殺人

「所以你要她的死胎復活？」唐大衛皺皺眉，「事實上，她的嬰兒是自己死的，還是你弄死他的？你應該先談談這問題才對。」

「這……」李安娜猶豫起來。

「唔，看來你是作賊心虛了，」他冷笑兩聲，「如果她的胎兒是自己死的，那問題；如果是你用法術弄死的，那你是殺人兇手了，可大罪呢！」

「你要我說實話嗎？如果說了出來，你又會原諒我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他這次也猶豫了。

「即使是我殺他，也是有理由的，」她努力替自己辯解，「而這理由，也關係到你的利益；同時，對王小姐來說，那胎兒死了，比生存爲好，因爲那只是個私生子。」

「你兇了一大圈，還未談及正題。安娜，快老老實實說出來吧。」

「你原諒我嗎？」她又問。

「事到如今，不原諒也要原諒了，唉！那有什麼辦法，誰叫你那麼愛着你，你所做的都要承担責任的，既然如此，我怎不原諒你？」她答。

「是我殺死他的。」

「可是，醫生不是早已診斷過，那胎兒是自己死的嗎？」

她兩記耳光。

「你打我？」她一躍而起，跑出房外，砰然一聲將門關上。區少雄有錢，喚也無法解決，就此搖搖頭，自我來車回家，到燒臘檔買個飯盒，然後回家。

夜深了，愛瑪然後回來，却是一臉酒氣的，自言自語說今晚如何如何的好玩。

「去那裡玩？」

「的士高。」

「和什麼人？」

「陳啓明。」

「你怎可以和他在一起？你有丈夫！」

「丈夫？我們幾時結婚的？哈哈！」愛瑪充滿酒意的狂笑。

「既然不是我妻子，你滾。」

「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，沒有這麼容易。」她倒床上。

酒氣撲鼻，區少雄忍無可忍，給區少雄喚了她兩聲，她頭也不回地往前走，區少雄想到自己身上沒有錢，喚也無法解決，就此搖搖頭以她酒多了，爲免驚擾自己，在房門內下鏈。

「開門，我是差人。」房門外的男人聲在呼喝。

區少雄將門打開了，果然看到了軍裝及民裝警員。

愛瑪向他一指道：「是他。」

探員道：「這位地道：「咱們西威鏢局保的鏢，幾時失過手？這些日子來沒事吧？」

一個二鏢師夏朝月道：「正如總鏢頭所說，憑咱們西威鏢局這塊招牌，誰敢來惹事？三天前余副總鏢頭已經回來，但因局子裏接了一宗加急的生意，是要去京東寧路（今山東省一部份）的沂州的，生意雖不大，但余副總鏢頭認爲那邊咱們有交情的朋友較少，喻馬又多，所以昨晨已親自押鏢去了！」

另一位三鏢師梁棟才接道：「開封分局派人來討大將，因有一宗生意，是要去淮南西路（今安徽省）廬州（今合肥）

冯令坤一聽，不由沉吟起來，吳錦新道：「總鏢頭，屬下代您去一趟！」冯令坤因姬氏母子之事，猶豫不決，吳錦新又道：「總鏢頭，淮南西路屬下走過十多趟，人面又熟，由屬下押鏢是最合適的了！」

吳錦新本就是廬州人氏，他辦事又仔細，從未出過較大的紕漏，的確是最佳人選，當下冯令坤只好點頭道：「如此便辛苦你再走一趟了！梁鏢師、夏鏢師，你們兩位請陪吳鏢師去，如今便去準備吧！」

吳錦新隨口道：「就隨總鏢頭作主吧！」言畢偕夏梁兩人出。

冯令坤又誤會了吳錦新意思，當下安善安頓了姬氏母子，兩人便在西威鏢局住下來。（三一）

一：歷劫孤雛

西威鏢局便設在繁盛的東大巷的背後：東二巷裏。巍峨的一座大院，門口寬敞，五道丈二的石級，兩旁矗立着一對大石獅子。門楣下掛着一塊金漆牌匾，顏貫鼎體的四個字：西威鏢局，寫來極見功力。

鏢除一至巷口，便有人叫喊起來，霎時間，院子裏奔出一大羣人來，都是局內的趟子手，齊向冯令坤請安。冯令坤翻身下馬，意興逸飛，豪壯

二九六：又有喜

「我心想的根，都給你挖出來！」金火說。

「讓小島過繼大旺叔繼的事，我沒意見。」

她重複剛才的話。

「但聽你分析，我倒要考慮！」

她想說什麼，但胃部作悶，放開牽握他的手，走到一棵樹蔭下蹲伏，嘔吐一些酸水……他慌忙在她後面蹲下，愛惜地伸手替她拍背。

「怎麼啦？你——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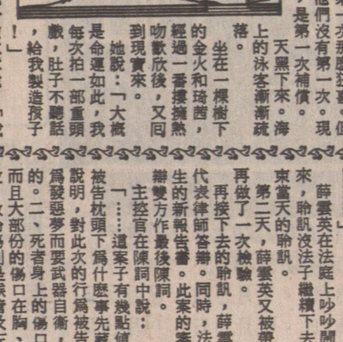
她以手帕揩着眼睛和嘴巴，站起來。他也跟着站起來。

繼續和金火前行，向他笑笑。這一笑，浅露一個訊息！他止步盯望她：

「你又有喜？」

演慣戲的臉孔，流露將又做母親的羞意。他大喜，忘記彼此的不公開身份，忘記彼此的不公熱鬧海邊沙灘，他把她抱起來，熱吻……她呢？也讓金火做父親的狂喜所感染，所籠罩，也不理自己是許多人都認識的女明星……

兩個狂喜的男女身體摟擁在一起，熱吻。



他一臉歉意說：「我們兩個人快樂過後，痛苦却留給你一個人去書太不公平！」

「我最抱歉的，不能讓孩子名正言順！德曾我是明星，也有點錢。」

金火能說什麼呢？師妹第二次懷孕，在拍戲時仍堅持保留，她還說抱歉話，而他又該說什麼好呢？

如此情況，當然受到泳客們的注意。但他們不理，暫時放縱自己，享受一下人間的又做父母前的快樂與陶醉。

他們不是已有個兒子嗎？

按照情況，再有第二個孩子，做夫妻的不會像第一次那麼狂喜。但是他們沒有第一次。現目，是第一次補償。

天黑下來。海上的泳客漸漸疏落。

坐在一棵樹下的金火和琦茜，經過一番摟擁熱吻歡欣後，又回到現實來。

她說：「大概是命運如此，我每次拍一部重頭戲，肚子不聽話，給我製造孩子

二五八：致命傷在胸懷

「不，我沒說謊！」薛雲英叫起來。「我沒殺死阿彪，我沒有！……我沒有謀殺親夫！阿彪沒有死，你們在騙我，你們都在騙我！……」

薛雲英在法庭上吵吵鬧鬧的，接着竟哭起來，聆訊沒法子繼續下去，法官只好宣佈結束當天的聆訊。

第二天，薛雲英又被帶去見精神病醫生，再做了一次檢驗。

再接下去的聆訊，薛雲英沒再出庭了，由代表律師答辯。同時，法庭收到精神病醫生的新報告書。此案的審訊接近尾聲了，控辯雙方作最後陳詞。

主控官在陳詞中說：

「……這案子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：一、被告枕頭下爲什麼事先藏有鋒利的剪刀？這說明，對此次的行爲被告早有預謀。她說因爲發惡夢而要武器自衛，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。二、死者身上的傷口達六、七處之多，而且大部份的傷口在胸、腹、頸等要害的部位，致命傷則是喉管及左胸口兩處，左胸口的傷口幾乎插正心臟，這說明行兇者專挑要害的地方下手，並非在自衛中胡亂傷人。三、上述的兩點亦足以說明，案發時被告是清醒的，並非在睡眠中，也並非發夢，這顯然是蓄意的行動。」

主控官繼續說下去：

「被告這一行爲的動機，也不難推測，她在男女問題上，對死者可能有猜忌，也可能害怕他在錢財方面打她的主意，所以，她極可能對死者採取不利的手段。……」

最後，主控官說：「從上述種種理由，我們認爲被告的謀殺意圖極爲明顯。」

二三：提出救亡計劃

一連兩宗命案，顯然與嘉齡集團都有關連，警方却苦無証據，控告嘉齡集團的主腦。

可是，雖然哈巴麻與冷貝林先後死在國際殺手的手中，而嘉齡集團這宗商業奇騙案，却無法阻止警方的調查。

正因爲這宗商業奇騙案與那兩宗命案有一定的關連，因此警方更加積極深入進行調查。

馬松柏由一個本錢短小的小商人，一躍而成爲一個大財團的首腦，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極盡窮奢極侈的享受，當然不願意打回原形，像未發跡前那樣，只過普通小康人家的生活。

當嘉齡集團總公司的寫字樓，遭受警方人員的搜查，檢去所有的文件，正在進行調查時，嘉齡集團正處在風雨飄搖之境，嘉齡股票亦被停牌。

這時候，馬松柏一心一意，就是如何保存嘉齡集團這個王國，使它不至於垮下來。

他也知道，當局對這件事情，十五十六，舉旗不定。因爲，嘉齡集團一旦垮台，就不止是一個財團破產那麼簡單，而是對整個金融界的一場大地震，其影响之大，是十分廣泛的，可能連香港這一個金融中心的根基也會動搖。

這些日子來，馬松柏表現得十分鎮定，他四出活動，準備讓嘉齡集團在三週內夜牌，讓這個王國繼續維持下去，使他繼續過那種帝王一般的生活。

馬松柏提出一項建議，由嘉齡集團控股股東安排二億五千萬元欵項予整個集團，然後由一間英資銀行有抵押活期透支二億五千萬元，以代替發行優先股集資五億元的計劃。

這是他的一個救亡計劃，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一個辦法。

無聲的歌恋

你的帳算他找法沒是你

也有人圍着他們，劉連蒂用英語向那洋人致謝後前行，是向北，莊華帶着他的新女友也向北，向北是往新界作郊遊，此點可以斷言，但怎麼辦？她走到一家餐室借打電話與林佩佩，知道她一早出去，乃想到她與未婚夫一定去作郊遊了。別人多幸福呀！她忽然看到許久未見的朱琳琳與一個男人同桌，也不想去招呼她，立刻走了，認爲有男人作伴是幸福的。

劉連蒂返寓。候電梯時，鍾先生來了。

他招呼她後又道：「是來取信的，樓上還有些東西。」

他們進電梯，登樓分別。劉連蒂回到家中，要母親打電話到「聖安娜」，自己生病請假。母親打後問女兒爲嘛一個男人頹喪，她不答覆，躲到房中去流淚。

七點半劉連蒂給母親叫出去吃了晚飯，打電話與林佩佩，對方說：

「我們剛從長洲回來不久呢！」

「你不出去麼？」劉連蒂問。

「要沒看九點四十五分的電影，還早呢！有什麼事？」

「拜拜！」

劉連蒂返房後，在床沿坐了片刻，下樓打電話與林佩佩，把今天所遇告訴對方，對方道：「不會跌傷是不幸中之大幸，你是沒法找他算帳的，什麼帳呢？佩佩和他……這種事情你又是不少了。」

「他言出無信，就是浪帳。」

「言出無信不是罪，開的支票退下才犯法。他在我身邊，我們明天見！」

TMH

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

CHINA NATIONAL MEDICINES & HEALTH
PRODUCTS IMPORT & EXPORT CORPORATION TIANJIN BRANCH

經營範圍：
出口：中藥材、中成藥、藥酒、保健品、醫藥原料、激素原料、中間體及成品、醫藥製劑、醫療器材、醫用敷料．
進口：南藥、原料藥、成藥、醫料器械．

BUSINESS SCOPE:
EXPORT: Crude Medicines, Patent Medicines, Medicated Liquor, Health Products, Pharmaceuticals, Hormone Raw Material, Intermediates & Products,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, Medical Instruments & Supplies, Surgical Dressings.
IMPORT: Crude Drugs, Pharmaceuticals, Medicines, Medical Instruments.

地址：天津市解放路256號　電話 :317444　電傳 :23321 TJMHC CN
電報掛號 :MEHECO TIANJIN　傳眞 :312144
Address: 256 Jie Fang Road, Tianjin　Telephone: 317444
Telex: 23321 TJMHC CN　Cable: MEHECO TIANJIN　Fax:312144

加拿大代表處
720 Spadina Avenue, Suite 310
Toronto, Ontario Canada M5S 2T9
Telephone (416) 922-2666